

什麼是語義哲學？它為誰服務？

布魯江 著

B085

4

人 民 出 版 社

Г. А. Брутян
ЧТО ТАКОЕ СЕМАНТИЧЕ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И КОМУ ОНА СЛУЖИ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 1964

根據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版譯出

什麼是語義哲學？它為誰服務？

〔蘇〕布魯江著

李金聲譯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1878 · 787×1092 1/32 · 1 $\frac{7}{8}$ 印張 · 36,000字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3,500 定價：(6)0.18元

什麼是語義哲學？ 它為誰服務？

布魯江著
李金聲譯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目 錄

从馬赫主义到語义学唯心主义的演变.....	5
“普通”語义学是主观唯心主义最新的变种.....	14
为帝國主义反動势力服务的語义哲学.....	38
國外進步哲学家反对語义学唯心主义的鬥爭.....	55

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哲學的一個特點，就是其中有許多時髦的唯心主義流派、學派和小學派。所有這些派別都追求一個目的：從理論上替資本主義制度原理作辯護，毒害勞動人民的意識，引誘他們脫離爭取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鬥爭。但是，在我們的時代，即在資本主義腐爛的時代，在各人民民主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時代，在蘇聯勝利建設共產主義的時代，要欺騙人民羣眾，那是太難了。

正因為這樣，唯心主義流派才一個接替一個地迅速產生。其中每個流派在出現後不久便遭到破產。

直到最近幾年，實用主義是美國資產階級哲學中佔統治地位的流派。無論過去或現在，一切把捏造社會科學作為自己專門職業的人都求教於實用主義。目前，正是實用主義者常常向語義學求援。語義學現在被廣泛地吹噓為一切科學的萬能方法。語義學成了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流行病，即哲學傳染病。

反動的語義哲學已得到廣泛傳播。連所謂國際普通語義學會也成立了。語義學在現今帝國主義反動勢力中心——美國受到特別的賞識。在那裏建立了普通語義學專門學會，舉行語義論者的經常性會議，此外還出版大批語義學教科書和兩種語義學雜誌，有二十個學院和大學講授語義學專門課程。

帝國主義者對語義哲學的注意並不是偶然的。語義論者大聲疾呼地宣傳他們的“發現”，說什麼一切社會災難、經濟困難、政治衝突、國際關係的緊張等等都是所謂措詞不當的結果。他們斷言，要消滅失業和飢餓、戰爭和經濟危機，只須改善語言。要改革語言，不要去進行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鬥爭，要從語言中清除“戰爭販子”、“帝國主義”、“侵略者”、“戰爭”等一類詞句，不要去進行爭取和平、反對戰爭販子、反對帝國主義和侵略者的鬥爭，這就是新出現的醫治社會病症的“醫生”——語義哲學鼓吹者開出的藥方。

僅此一點就最足以看出，語義哲學是帝國主義的思想工具。為了符合這種作用，語義哲學給自己提出的任務是愚弄人民羣眾、引誘他們離開爭取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現實鬥爭。語義哲學是極端敵視唯一科學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

重要的須指出，語義論者把他們的哲學不僅說成是社會學說，而且說成是認識的理論。

列寧在“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一書中早已着重指出，帝國主義時代的資產階級哲學專門捏造認識論、即認識的理論。因此，他指示說，在分析某一資產階級哲學的派別時，必須全面揭穿認識論的論據，並指出這些論據所追求和所掩蓋的階級目的。

因此，在揭露語義哲學的反動本質時，不能只限於揭穿它在社會學上的花言巧語，還必須批判語義論者企圖用來給自己的假學說掛上科學幌子的認識論詭計。

从馬赫主义到語义学唯心主义的演变

“語义学”一詞出自希臘文“Semantics”，直譯就是有意义、有意思、有所指。

不同的著作家給“語义学”这个詞以不同的內容。通常，和这个名詞有關的有下面兩個概念：一、研究詞和語句在含义方面的語言学規則；二、現代資產階級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学派（語义哲学）。

作为哲学流派，語义学是以馬赫主义学派極端主觀唯心主义的姿态出現的。

最著名的語义論者有：英國人罗素、怀特海、奧格登、理查茲、阿萊尔；美國人莫利斯；所謂“維也納小集团”的代表卡尔納普、弗蘭克（兩人現在都在美國），維特根什坦（現在在英國）、涅拉特（已故）；由波蘭移居美國的達尔斯基和柯日布斯基（死於1950年）等人。

这批形形色色的語义論者，根据他們自己的表白，可分兩小派。其中屬於第一小派的是卡尔納普、罗素、奧格登、阿萊尔、弗蘭克等，屬於第二小派的是柯日布斯基、柴依茲、哈雅卡瓦、黎依等。第一小派語义論者自称为“学院式”語义論者、邏輯实証論者或樸素語义論者；第二小派語义論者自称为“普通”語义論者。根据“普通”語义学創始人柯日布斯基宣称，“学院式”語义学屬於語言哲学和認識論，“普通”語义学屬於

經驗科学，即物理、化学等一類科学。柯日布斯基称“普通”語义学为人類科学的基础。

从歷史上看，“学院式”語义論者这一小派的出現早於“普通”語义論者。“学院式”語义論者这一小派主要是由邏輯实証論者和以前時而附和这一学派時而附和另一学派的哲学家組成的。如罗素有時提倡新实在論、有時提倡新实証論、有時提倡唯心主义哲学的其他許多“主义”。

邏輯实証論哲学和所謂“維也納小集团”的活動有密切联系；“維也納小集团”是在馬赫死後不久，即二十年代初，在維也納組成的。这小集团的代表人物是施利克、弗蘭克、卡尔納普等。

邏輯实証論者完全是从主觀唯心主义的原理出發，但企圖使这一原理具有更合乎潮流的外貌。

实証論產生於十九世紀，是唯心主义哲学的变种。实証論者說，哲学是空洞的抽象思辨，於是認為他們的理論是依据“实証的”、即依据由科学取得“確實的”事实。从他們的觀點看，科学只应从事經驗的記載，而經驗被他們理解为主觀感觉的綜合。

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自然科学有了重大的發現。在对物質構造的認識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物理学已接近假定的數學运算的物質同位素。这个在科学上使得能够進行高度精密研究的重大成就，馬赫主义者把它加以虛妄地解釋以後，便得出結論說，在數學公式以外，再沒有实在的現實存在。

馬赫主義——實証論發展的第二階段——認為科學的任務在於分析表象間、感覺間的聯繫，建立感覺間和表象間相聯繫的規律。它否認感覺中所給與的、不依賴意識而存在的客觀實在。

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發展，要求在說明物理現象時要更多地運用複雜的數學公式；在理論物理學方面的論證具有日益增多的數學性質。因此，在資產階級哲學家中間就表現出使認識方法本身數學化的傾向。

他們企圖把邏輯公式化，並把這公式化的邏輯（邏輯斯提）和實証論結合起來。這種和馬赫主義者的實証論即經驗批判主義有別的新式實証論，便得名為邏輯實証論。

但是首先應當着重指出，邏輯實証論和經驗批判主義之間毫無本質上的差別。邏輯實証論者自己就常常承認他們的學說是和馬赫主義有直接聯繫的。

如邏輯實証論者的著名代表之一物理學家弗蘭克在“和數學概念相對立的自然力學概念”一文中寫道：“以卡爾納普和‘維也納小集團’為代表所表現的新實証論傾向是從馬赫取得自己的出發點的……”。

同時，邏輯實証論還千方百計地企圖證明自己的哲學的獨創性。這位弗蘭克在上述文章中吹噓說，邏輯實証論這樣來表述自己的哲學，就是它似乎不能和唯心主義或唯我論學說混為一談，因為新實証論認為現實世界是否存在的問題本身就是一個虛妄的問題，即假的、臆造出來的、似不應當去研究的問題。

就这个資產階級哲学中主觀唯心主义小学派的企圖而論，它並沒有什麼新东西可以跟唯心主义和唯我論劃清界限。主觀唯心主义必然得出唯我論思想的結論，对唯我論沒有哪一個思想稍微健全的人会贊同的。因此，無論馬赫主义者或他們的哲学的門徒都用各种各样的詭辯巧計和美妙詞句企圖來塗抹唯我論。但是这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無功的，因为承認物質世界是主觀感覺、表象等的綜合，就不能不否定存在於人們周圍的現實。邏輯實証論者想用來證明他們不是主觀唯心主义者、不是唯我論者的方法也不是什麼新發明。他們宣稱意識对存在的關係問題是虛妄問題，这实际上和馬赫主义者提出在哲学上（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路綫之外）建立第三條路綫的要求並無不同。

同時，邏輯實証論是掩盖主觀唯心主义哲学更精巧的偽裝形态。在馬赫主义者看來，“科学質料”是由感覺或世界要素構成的，而在邏輯實証論者看來，它是由各門科学所表述的語句構成的。邏輯實証論者为了給自己的哲学以更加逼真的科学外貌，对語句的分析則廣泛吸取數學和複雜的邏輯技術。結果，他們得出結論，說邏輯是哲学的本質。他們要求這樣的結論，是为了避開直接提出哲学問題，而便於掩盖語义哲学主觀唯心主义的本質。要知道，照語义論者——邏輯實証論者的意見，邏輯不是研究哲学問題的，它的任务只是分析科学的語言。

語义論者認為，哲学既不当涉及我們意識之外的客觀世界是否存在的問題，也不应当涉及我們周圍的自然界事物

和現象是否可認識的問題。這些問題都被宣佈為虛妄問題。卡爾納普在“語言的邏輯語法”一書中寫道，實証論者主張“物體是感覺材料的複合”和實在論者主張“物體是原子的複合”都是虛妄原理，所以這兩者的主張完全可以調和起來。

許多資產階級自然科學家受到邏輯實証論的影響。美國物理學家布里曼——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在“物理理論中的自然界”一書中說，他無論怎樣也逃不出自“我”的範圍，他認為除了感覺到的感知以外，什麼都不存在。布里曼在他的一切著作中都貫徹着這種思想。如在十年以後出版的“現代物理學邏輯”一書中，他說，想把“自然界”和“對自然界的認識”分開來的企圖是荒謬的。這就是說，自然界本身的存在決定於對它的認識；不是像自然科學告訴我們的，認識是自然界的反映，反而像神父所宣傳的，認識創造自然界，理性建立世界。

如果物理學的理論不能反映任何外物，那物理學究竟研究什麼呢？物理學研究的對象是什麼呢？對這個問題，著名的邏輯實証論者、物理學家弗蘭克這樣回答：“只是符號間、邏輯規則間和作業定義間的組合和關係構成物理科學。”

對自然界規律客觀性的否定導致現代“物理學”唯心主義者否認因果性和必然性。迪拉克在“量子力學原理”一書中寫道：“量子論中產生出原則的非決定論”，照他看來，即現象的因果解釋在原則上是不可能的，因為這些現象並沒有什麼自身的因果。這種看法在被邏輯實証論哲學弄糊塗了的資產階級自然科學家中最為流行。

邏輯實証論者和現代“物理學”唯心主義者的蒙昧主義完全給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揭穿了。為了完全符合於自然科學，辯證唯物主義教導說，自然界規律是不依賴於人的意識和意志而存在的。人能夠認識這些規律，利用它們為自己謀利益，但絕對不能廢除現存的自然界規律，或者創造新的規律。

反映自然界規律的科學規律也是有客觀性的。科學規律的客觀性在於它們反映自然界和社會中不依賴人的意志而進展的過程。科學規律反映客觀現實的現象間和事物間的因果聯繫。

和邏輯實証論者斷言因果性是主觀範疇相反，和他們宣稱自然界沒有因果性相反，辯證唯物主義所持的出發點是因果性是客觀世界現象普遍的互相聯繫的形式之一。現象間的因果性是客觀地存在着，正像現象本身和我們周圍的現實本身是客觀地存在着一樣。

我們揭露現象間的因果聯繫來確定這個或那個現實領域的發展規律性。例如，米丘林生物學所以能揭露物質有機形態的發展規律，這主要是因為它是在有機體和外界環境條件的因果聯繫中來考察有機體。

否認因果性必然引到不可知論，即引到否認世界的可認識性，引到沒有預見未來的可能性的原理。邏輯實証論創始人之一卡爾納普下面的論調就可以作為這一點的證明。他在“作為生活中指導原則的或然率”一文中寫道，我們無論什麼時候也不能確定地預測未來的事變，至多只能預測未來事變的某種程度的或然率。

語義論者——邏輯實証論者否認有客觀真理。他們認為不可能有不以主觀為轉移的客觀真理。真理只存在於人的經驗中。如雷辛巴哈在“量子力学的哲学基礎”著作中寫道：“對物理世界的確定所以有意義，是因為這種確定和所檢驗的結果有聯繫。”

雷辛巴哈所援引的檢驗或證明(Verifiability)的原則，是任何陳述的真假都应当在經驗中加以檢驗。但不應忘記，在邏輯實証論者看來，經驗是由主觀感覺構成的。因此，某一論斷的真假只決定於認識的主體，而非決定於認識的客體。

雷辛巴哈的思想在這一點上和馬赫主義者的見解毫無差別。列寧在揭露馬赫主義者認為真理是人的經驗的組織形式的論斷時指出，從這種觀點看，地球存在於任何人的經驗之外的論斷就不能是真的了。但是哪怕小學生也會知道地球在有人以前就已存在的這個最基本的自然科學原理，也會知道這一論斷的真理性是能和人的經驗有聯繫的。

邏輯實証論者企圖規避直接回答在有人以前地球是否存在、現實世界是否存在的問題。要知道，如果承認自然科學的基本前提，那就必須拋棄對真理的主觀唯心主義的解釋。如果否認自然科學關於現實世界存在於有人以前和人的經驗以外這一人所共知的原則，那就不能像邏輯實証論者所作的那樣，裝出自然科學家的姿態。

在反映邏輯實証論者這種曖昧態度的題名為“在物理學和哲學之間”一書中，弗蘭克採取下面的陳舊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更確切地說，是來掩蓋這個問題：他把這個問題說成

是無謂的爭論。這位語義論者硬說，問題不在於哪個觀點正確——唯物主義的還是唯心主義的，而只是在於什麼樣的語言是最適合於經濟地和適當地說明我們的經驗。這裏所指的就是所謂選擇“現象學的”或“物理學的”語言。邏輯實證論者認為真理的標準不是人的社會生產活動，而是這個那個詞的用法和這條那條語言規則。如果注意到，照語義論者的意見，語言規則在任何時候都可以隨意規定，那麼對真理標準問題的這種看法的主觀唯心主義性質是十分明顯的。因此，邏輯實證論者——語義論者認為真理是對語言規則隨意組合的結果，而真理的唯一標準就是命題的彼此一致。

這樣的真理見解是一切邏輯實證論者的特點，而首先在卡爾納普的著作中表現得最明顯。

科學和實踐證明，語義論者關於真理的論斷是荒謬的。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依據自然科學的論據，闡明真理是具有客觀性質的，這就是說真理是人的表象中既不以個人為轉移、也不以人類為轉移的內容。因而，真理就是思維符合於客觀現實。人類的實踐，人們的物質生產活動是真理的標準。科學原理、科學理論，只有由實踐証實時，才能認為是真的。

如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原理，即關於採取暴力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來組織社會主義的原理，就是客觀真理。這原理已由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經驗所証實。一切由實踐所証實的科學原理都是這樣的客觀真理。

否認客觀真理就會引到和宗教相調和的結果。因此，幾

乎所有的邏輯實證論者都企圖證明宗教的必然性，千方百計地縮小科學的範圍來給宗教留地盤，這並不是偶然的。約爾頓在“二十世紀的物理學”的著作中，就公然承認實證論概念使宗教有了新的生存空間。

邏輯實證論著名台柱之一阿葉爾在“語言、真理與邏輯”一書中企圖使他的讀者相信，宗教和自然科學間的敵對是毫無邏輯根據的。邏輯實證論的首領之一英國哲學家羅素寫道：“自由的理智力求對神的洞察。”

可以借用列寧批評馬赫主義者的著名原理說，邏輯實證論者的哲學之對於自然科學，正如基督教徒猶大的接吻之對於耶穌一樣。邏輯實證論者逐出客觀規律、客觀真理於科學之外，把宗教偷運到科學中來。也和馬赫主義者一樣，邏輯實證論者把自然科學出賣給僧侶主義。

邏輯實證論者在否定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間的敵對的幌子下，進行科學和宗教的調和。阿葉爾竭力證明，按哲學的性質沒有什麼可以證明有哲學黨派間和學派間的鬥爭的存在。卡爾納普說，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間的爭論純粹是術語和句法上的爭論。他寫道，他的“哲學”，即主觀唯心主義最反動的形式，可以同樣有效地名為“實證論”、“唯物主義”、“物理主義”或“方法論唯物主義”。

另一個語義學者弗蘭克在他的“物理學基礎”一書中寫道：像“物質”和“精神”這些詞，只對日常生活的語言有意義，而在邏輯實證論哲學中是被排除的。於是，從他的觀點看，哲學不應當解決什麼是第一性和什麼是第二性，是物質還是精

神、是存在还是思維、是自然还是意識的問題。

但是，任何術語上的詭計和精密煩瑣的詞句也不能掩蔽这样的事实，即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間、在科学和宗教之間不能有任何的調和。一部哲学史指明，一切这样的企圖实际上都是鼓吹唯心主义的形式。

調和科学和宗教的企圖是追求一定的階級目的的。誰都知道，宗教總是在証明社会的不平等、人剝削人是正確的。

最有意思的是甚至資產階級的報刊也認為邏輯实証論和法西斯主义之間有密切联系。特別是倫敦週刊“新政治家和民族”所載“訪問牛津”和“邏輯实証論、法西斯主义与價值”兩篇文章都談到這一點。上述兩篇文章的作者証实邏輯实証論者阿葉尔的著作“語言、真理与邏輯”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牛津被認為是“哲学聖經”，所以這兩位作者指出，邏輯实証論的觀點实际上旨在反对語言、真理和邏輯，这个反動哲学学派在貶低人的理智能力。“邏輯实証論、法西斯主义与價值”一文的作者約維特指出，邏輯实証論助長了法西斯主义在英國大學校的範圍內的傳播。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作为邏輯实証論極端表現的“普通”語义学在許多資本主义國家中得到了廣泛傳播。

“普通”語义学是主觀唯心主义最新的变种

“普通”語义学廣泛利用邏輯实証論者（“学院式”語义論

者)的論据來論証自己的反動社会学結論,公開地和直接地为帝國主义辯護。

“普通”語义学的代表人物自己把这一流派的原則跟1933年出版的柯日布斯基的“科学与健全思想”一書的出現联系起來。这本书有一个副标题:“非亞理斯多德体系与普通語义学導論”,是作为一切科学的方法、作为一切社会生活領域中和一切科学部門中活動的方法論原理的書而貢獻出來的。

早在1935年,即在“普通”語义学第一部著作出現後过了兩年,曾召開了語义論者會議,並在1940年出版了第一本語义学教科書。“國際普通語义学协会”有自己的机關刊物。从1943年起,这协会出版了專刊,名为“E. T. C.: 普通語义学評論”。

除了柯日布斯基的一本小書外,还有經濟学家、語义学唯心主义者柴依茲的“語言的暴虐”和哈雅卡瓦的“行動中的語言”兩書在語义論者中間很受欢迎。

語义論者的開始活動,特別是“普通”語义学的出現,在時間上正和帝國主义反動势力最猖狂的時期,和一些資本主义國家(德國、意大利、日本等)建立法西斯專政的年代相合。这种相合決不是偶然的。如果拋掉語义学唯心主义者企圖來掩盖自己真實階級本質的虛偽說詞,那就会發現語义哲学的主要任务是保護帝國主义反動势力的利益,反对工人階級的革命思想——馬克思列寧主义,替法西斯主义和所謂“美國生活方式”作辯護。